

合欢树下

□南京 马浩

合欢,这个树名,喜庆。不知道合欢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便在合欢树下玩游戏。合欢树下众合欢。

或认为,农人多务实。不错,他们知道何时下种,什么时候施肥,他们合着节气的拍子,一下下都敲在鼓点上,他们看天上的云,树上的蚂蚁,池塘中的鱼,甚至是身上的酸痛感,都会知道天气风霜雨雪的变化,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从来不要花腔。其实,他们也会玩点虚的,让沉闷的日子透透气,门前院里,栽一株合欢,长大看花,似乎也栽下了某种愿望。

合欢树,不像杨树,成栋成梁;不像桃树,看花吃桃;不像香樟,可做嫁妆……不过,还是留一片天空给合欢,让躬身拉车的身子,偶或直直腰,抬起头来,看看树上如梦幻般的红缨花影,透过绿叶看着高远的蓝天。看得眉开眼笑,脸上皱纹都漾了起来。

母鸡的屁股后边黏着一根麦草,便预感到有亲友要上门了。这种近似无厘头的理论,大约是经年

来的经验总结,用时髦的话来讲,差不多就是大数据。世间或许本没什么新鲜事。草归垛,粮归仓,该收的已收,秧绿苗青,该种的已播种,正是农闲的时候,亲友是要走动的,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就像长流的水,活泛,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干什么都是要讲究礼数的。送客,什么人送出堂屋,什么人送出大门,什么人要送到村口,站在村口的合欢树下,依依道别,望着身影越来越小,渐渐淡出了视线,方折回身来,合,是欢愉的,分,多少有些不舍。

过日子,没有勺子不碰锅的,邻里之间有了矛盾,便到村里的合欢树下论理,村人闻声而动,不是为了看热闹,是来劝和的,总会有个年长的明白人来主持公道。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各说各理,虽说嘴是两片皮,咋说咋是的,可人眼掺不得沙子,正理歪理,谁听不出来?路不平大家踩,强词夺理,不行,拳头大就是理,在熟人的小圈子里,行不通。对就对,错就错。错了就认错,就道歉,对

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在合欢树下,握手言欢,就像一阵风吹散了乌云,天清气朗。

合欢树下,亦是少男少女谈恋爱的好去处。“钱塘江畔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马缨花,合欢树的别称。爱情故事,从古一直演绎到今,合欢树,就成了约会的地点。当年那个尾声,为什么要选择到桥下去约会呢?若选择在合欢树下,也许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我家院中也曾有一棵合欢树,高大荫翳,夏日,半个院子都是阴凉,兄弟几人,在树下欢闹,趴在石磨上写作业,一点都不担心会被阳光晒着。合欢树下,一只青石碓,奶奶早晚坐在石碓前,舂稻子、麦仁、山芋干……暑夜,在树下铺上草席睡觉,晚风轻吹,清凉凉的,透过黑晕晕的叶片,遥望着繁星闪动的银河。那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似乎连蚊子都没有,在合欢树下,兄弟仨人挤在一头,沉沉地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而今,想起来,感觉似在梦中。

凉拌猪舌

□广东广州 黄超鹏

广州人把猪舌头叫猪脷。因为舌头的舍与蚀本的蚀同音,不吉利,所以讲究意头的广府人叫其为猪脷,寓意自然是想大吉大利。猪身上还有一种胰腺,形状窄而长,色深红色,长得有点像舌头,广州话叫做猪横脷,也是谐音寓意横财横利的意思。一字之差,外地朋友可别弄混淆买错了。两者要区别开,胰腺价格很便宜,猪舌头价格贵些,也没有胰腺的腥臊味。

小时候,在乡下极少在餐桌上与猪舌头相遇。因为乡下人拜神祭拜的活动很多,常需要三牲祭品,带着舌头的完整猪头常被提前预定,所以不提早预约,猪肉档上很难买到猪舌头。而祭拜完的猪头,最平常的做法,是拿去做成卤水。卤好的猪舌头,吃起来跟卤牛腱子肉差不多,香中带甜,又带点嚼劲,特别下饭,也是佐酒的美味。

邂逅绩溪古镇

□南京 谢斐

五一小长假,我和友人一起,驱车前往安徽古镇绩溪。去时下着小雨,车开得比较慢,我们到绩溪时已经很晚,大家随便洗洗就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是在鸟鸣中睁开眼的,出门一看,不由得脱口而出:“好美!”眼前是清一色的粉黛黛瓦,安静幽深的小巷不时冒出袅袅炊烟,远处则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整个小城如同一幅水墨画卷,显得宁静而诗意。我们匆匆吃过早饭,沿着弯弯曲曲的青石小路,开始我们的徽韵之旅。

绩溪之美,在山水灵秀。绩溪位于黄山与天目山接合部,境内山峦叠嶂,溪流纵横,被称为“宣歙之脊”。绩溪的山,终年翠绿,层次分明,浅绿、深绿、碧绿,变幻不断。山间不时有云雾飘来,在云雾的衬托下,山仿佛也有了生命,一会如笼着轻纱的少女,一会又似浓妆出彩的妇人,美不胜收。绩溪的水,晶莹清澈,像一条飘动的绸带,蜿蜒有致,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粼粼波光,如一曲美妙的旋律缓缓流淌。岸上成片的油菜花发出阵阵清香,除去拍照的游客,还招来了不少蜜蜂和蝴蝶,让我一下想起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

“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绩溪之美,在文化厚重。绩溪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很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其中仅祠堂就有130余幢,古民居、亭庙和古桥更是随处可见。去绩溪,不可不游龙川,龙川位于绩溪城东北,环山抱水,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氏宗祠”就座落在这里。这座宗祠始建于宋代,坐北朝

南,前后三进,由影壁、门楼、庭院、厢房等九大部分组成。花雕是这座宗祠的重点:仪门上绘着尉迟恭和秦叔宝画像,门楼上雕刻以历史戏文和龙狮图案为主,正厅两侧各有10扇落地窗门,门楣上有木雕刻就的荷花图,或含苞欲放,或亭亭玉立;正厅上首一排落地窗,雕刻的是百鹿图,形象各异,栩栩如生。难怪胡氏宗祠一直被誉为“木雕艺术殿堂”呢!我们在宗祠里驻足留恋很久,迟迟不想离去。

绩溪之美,在美食独特。绩溪是徽菜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当属“胡适一品锅”。据说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曾用这道菜招待梁实秋,挑食的梁实秋吃后赞不绝口,特意写文推广,一品锅从此名声鹊起。这道菜主要是由火腿、上等五花肉、排骨、牛肉慢炖入味,加上冬笋、豆腐角、蛋饺、鹌鹑蛋、豆角和青菜等等,营养汇集于一锅之中,滋味悠长。臭鳊鱼是当地最具特色的美味,鳊鱼来自于新安江,采取特殊腌制方式,表皮虽然散发出一种臭味,但鱼鳃还是红色,鳞不脱,质不变,肉质鲜美细嫩。为了品尝正宗美食,我们特地选择了中国徽菜文化交流中心,人不多,环境也好,点了“胡适一品锅”、臭鳊鱼、毛豆腐还有绩溪菜糕等等,一行人吃得心满意足,个个肚子撑得滚圆。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绩溪,说不尽的小桥流水,道不完的诗情画意,难怪宋代诗人苏辙作诗云:“扁舟逢野岸,试出步崇冈。山转得幽谷,人家余夕阳。被畦多绿笋,堆屋剩黄粱。深羨安居乐,谁令志四方。”

躲雨

□常州 于晓庆

大前年白露头天,有位师弟请我等几位大学校友晚上小酌。出门前,看窗外天高云淡,于是特意穿了双旅行鞋,准备在回家途中步行一段路,完成单位工会发起的“每天万步行”健身活动当日指标。

席间,因没经得住几位校友的热情相劝,不擅喝酒的我还是喝了好几杯。当迈着略显飘逸的步伐走出酒店时,迎面吹来阵阵清凉的秋风,让周身微微发热的我感到格外的凉爽。看来好风也知时节,电视里预报的台风“山竹”的“先遣部队”已赶来“打前站”了。

酒精作用使然,我已明显有些亢奋,脚步似乎比不喝酒时轻快了不少,当走到原本要乘坐的2路公交车站头时,并没有停下来等车,而是在速度渐渐加大的风中继续前行。大约一刻钟过后,开始有零零星星的雨点打到我和身边过往的行人脸上,我加快了脚步,准备

赶到下个站头,在雨还没下大之前乘坐公交车回家。

刚赶到车站,一辆2路公交车便接踵而来,我跟在同样急着赶回家的其他乘客身后上了车。没想到车子才开出两站多路,车外果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司机利用前窗玻璃外雨刮器来回疾速划过的瞬间,非常吃力地观察着车头前方的路况,凭着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驾技,艰难地驾驶着笨重的车子缓慢地向前蠕动。每停靠一个站头,都只有上车的人,却没有下车的人。

用了双倍于平时的时间,车子终于抵近离我家小区南门两百来米的站头上。倘若此时雨下得小点,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下车跑回家了,大不了到家后冲把澡换身衣服,可老天爷偏偏不照应,雨势丝毫不见减弱,如果下车必定会被浑身浇得像只落汤鸡。一场秋雨一场寒。在这个季节被这么大的雨淋

个透,轻则会着凉感冒,重则会因寒气侵入体内而得大病,不如留在车上躲雨为好。其实不少乘客上车就是为了躲雨,并非为了赶路。

我很无奈地继续坐在公交车上慢慢往前走,听着车载语音提示系统报出的一个又一个离家所在的小区越来越远的站名,心情变得越发地焦急起来,心想这样终究不是个办法呀……忽然,放在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我不紧不慢地掏出来一看,原来是儿子打来的。他急切地在电话中连连问我,现在什么地方?有无带雨伞?是否淋到雨了?在听完我的回答后,他让我再过三站后就下车,这样他可以抢在我乘坐的公交车到达之前,开车赶到那儿来接我。

在收起手机的那一刻,我发现没少让自己劳神操心的儿子成熟多了,懂得关心体谅人了。

逢过年的时候,除了蒸普通的馒头,母亲还会蒸各种各样的花馒头,有的带着红彤彤的甜枣,小兔子、小猫、小蛇,什么样的造型都有。每到这时,我总是跃跃欲试,也想捏一个小动物玩玩。母亲为了防止我捣乱,总是给我一个面团,能让我安静地玩一上午。

如今,家家户户已经很少再自己蒸馒头吃了,大多数都开始买机器做出来的馒头。一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蒸馒头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二是到我们这一代人,会蒸馒头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母亲的手也没有力气了,头发也白了,各种疾病缠身,连走路也吃力了。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说:“现在机器做出来的馒头吃着不香,有空我给你们再蒸一锅馒头。”我说好,接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

再蒸一锅馒头

□河北馆陶 陈赫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生在北方农村。儿时的时光安静祥和,每每想起那时,总觉得心里有一团温暖在不断蔓延,陪着温暖一起涌上心头的,还有那飘着香气的大馒头。

在北方,馒头和萝卜、红薯、大白菜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也伴着大多数孩子的童年。

那时候,母亲的手还很有力气,头发还没有白,厨房里总会有那么一个小碗,碗里放着那么一块“面起子”。每当等它放进盆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要蒸馒头了。

母亲把面粉倒进盆里,再倒上水,然后开始和面,将面粉揉成团。有时候母亲的袖子会落下来,她就会喊我,让我帮她把袖子卷上去。我边卷着袖子,边问母亲:“娘,快好了吗?这次能蒸几个?”母亲总是和蔼地说:“先去玩吧,一会蒸好了喊你。”

那几乎是我童年里听到的最美的答案,说这话时,母亲的眼睛闪着星光,轻轻地一笑,好像所有的岁月都开始灿烂生花。

大白馒头出锅的时候,冒着热腾腾的蒸气。别管在外面玩的多么开心,只要闻到馒头出锅的气息,我就会放下手中的玩具,马不停蹄飞奔进屋里。母亲端着一碗凉水,蘸一下水,拾出来一个馒头,再蘸一下,又一个出锅。直到一排排的馒头,像士兵一样,整齐地被母亲排列在篦子上。

我顾不上洗手,也顾不上烫,抓起来一个馒头就往嘴里填。母亲总会说:“慢点,没人跟你抢。”嚼起来越嚼越香,一个馒头很快就被吃完,又一个接上。那时候的菜也很简单,就是一些老咸菜,一些蘸酱,饶是如此,我也能轻易地吃下三个大馒头。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54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